

梭羅古勃

小說月報叢刊第二十八種

梭羅古勃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Feodor Sologub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初版

* * * * *
 * * 此 書 有 著 作 權 翻 印 必 究 * *
 * * * * *

(小) (報) (叢) (刊) (月) (梭) (羅) (古) (勃) (一) (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商務印書館分館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勃古羅梭

1924



像 勃古羅梭

目次

非陀爾·梭羅古勃……………周建人譯(一)

你是誰？……………鄭振鐸譯(三)

微笑……………周建人譯(五)

白母親……………周建人譯(七)

菲陀爾梭羅古勃

周建人譯

英國約翰科爾諾斯 (John Cournois 著)

在這八十年代，(譯者按此指一八七〇至八〇年)俄國文學經過了一個胚胎的時期。現代工業的引進俄國，使國內社會的組織生出大變遷來。村莊變成市鎮了，所謂「地方」者，也造成了；於是帶着這地方的分子，新的表現法便漸漸的進到文學中間，且也漸漸的占了優勢。

由這新境況而起的深的變動，不特給予詩人和小說家的新材料，因為俄國的著作家在普希金 (Pushkin) 和郭哥里 (Gogol) 以後，是向已描寫到市鎮的；並且實又改變了他們的觀察，而且更進一步，并他們的表現法也改變了。快捷的輸運和交通，我輩時代的不安息，興奮和人工的造作，生活的忙碌，這樣的影響

了俄國的作家：他不復寬濶的去觀人生，如看一幅映畫了；他的觀人生是迅速的看，不是整個的看了，當作一聯串的印象，不當作整個了；將人生當作許多破片的東西似的了；和巴勒芒德 (Balmont) 一起，起來了許多的詩人，他們歌詠剎時的喜悅。

『在每個剎那間，我是消滅了。

在每個變遷中，我是復活了。』

巴勒芒德這樣的寫作。而且一條街，就是納夫斯奇 (Nevsky) 大路，也有他自己的詩人，是亞歷山大·李陸克 (Alexander Blok)

批評家需珂夫斯奇 (Korney Shukovsky) 將這種種事，精密而且明白的揭在他的從柴霍甫到我們這書中。就一方面說，生命變為更豐富了。失了寬濶，但在印象之多這一面卻有所得了。需珂夫斯奇說：『你在街上走。你反省一些時。

閃過一個美貌，你暫時喜悅了。有人衝撞你，你暫時忿怒了。有人向你微笑，你便暫時高興了。這都是市鎮中人的日常的感情……並且這些事與近今村人的遲滯、端嚴、從順，只默想着三顆松樹的感情比較起來，何等不同了。

在文學中，市鎮並不被人所忽略，從前也有人寫到他，但有時很粗率，而大半卻是深濶的描寫，有如懷着天才的村人。他們寫到市鎮，『在精神上文體上和形式上，俄國文學是延長的、不發笑的，幾乎全是山林、草原和遼遠隔離的田野的文學。他在全世界的文學裏，是最誠實、最真、最不瀏亮、最不成一定形式的文學。他如鄉下人，對於他的外觀、服飾，以及對於別人怎樣想，全不注意，而且對於這些發生出來的影響，他也全不關心的。』託爾斯泰（Tolstoy）和杜思退益夫斯基（Dostoyevsky）傾出他們那自然的極大的財富來，正如生命自身一般的浪費；他們的創作，如果是混沌的，則這混沌中間，即含有自然的不可見的秩序。他們所作的目

的，是在於完全，不在於抉擇。因此使我們記起希蒙斯 (Arthur Symons) 關於託爾斯泰的巧妙的批語『異常之常』 (Abnormal normality) 這一句話來。以後的情形，便這樣了：

一。生活打破了成爲千百的碎片，各份各自創造出專門的文學家來。短篇小說的發達，便是這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

二。生活因爲有些「人工的」了，所以很自然的發達起體裁主義 (Stylism) 來；藝術和裝飾便來補足那自然。精練的知覺得着一部份，替代了自然的直感了。

這是關於大的市鎮、都會的，在那裏，生活至少也急迫了，而且沒有調和。這地方生活，在創作藝術家，也生出第三種的影響——這些地方之於藝術家，發達起一種鋒利的感覺，對於「地方相」之無希望的一種沈悶的感覺，而且一切的生活，便也當作「地方相」看了。

這第三種的效力，也許是最重要的，因為得到兩個現代的最大的藝術家來表現他，這兩大藝術家便是柴霍甫（Anton Chekhov）和梭羅古勃（Feodor Sologub）。柴霍甫是架在新舊之間的主要的一塊板，梭羅古勃是架到別一岸去的主要的一塊板。

說來卻也頗奇，這兩個大藝術家，在俄國也如在英國一般，都是到後來纔得了認識高爾基（Gorky）因為他的傳奇主義，他的鮮明的色采，他的尼采式的英雄，而發出光輝來；阿爾志跋綏夫（Artsibashnev）則因為他的沙寧（Sanin）中的「力之表示」也得到一時的光輝了，只是這兩個藝術家並無深根柢在泥土中，也沒有文學上的大影響，能夠及得柴霍甫和梭羅古勃，這很簡單的理由，便因為尼采主義與俄國精神，是不相容的；所有俄國文學，可以證其如此。杜思退益夫斯基說一切俄國的小說，都發源於郭哥里的故事外套的；這是真理。柴霍甫和

梭羅古勃便都是郭哥里的嫡派。

再沒有著作家能代表新傾向如梭羅古勃的。當我評論之前，必須先敘幾件梭羅古勃一身的行事。他的真姓名是菲陀爾庫士密支台退爾涅珂夫 (Feodor Kuzmich Teternikov)。到五十歲，他纔做了一個學校教師。這是一件重要事，後文便見。他的最先的小說發表於一八九四年的北方通信 (Seyerny Vestnik) 中，但直到一九〇七年，他纔獲得他的小說小鬼的突然的佳譽。

我們所知道的盡在於此，是他的著作已經出到第二十本了，而且他的地位，不但是小說家，也一樣的穩是一個詩人。他避開一切個人的廣告。如高爾基所作，因此為英國讀者所知道的，這樣瑣屑的自傳，在俄國本極流行，而有一次，一個文學雜誌的編輯者請求他的自傳的時候，他回答說：『我不能給你寫我的自傳，因為我並不覺得我的生活，於世人有這興趣。而且我也並無時間，消費在作自傳這』

一種不須要的事件上。』但在他全集的卷首，有一篇散文詩，便是一種精神的神祕的自傳。只要一讀梭羅古勃的著作，這詩中有些晦澀的處所便明瞭了。現在翻譯在下面：

『不是這第一次降生，並且不是第一人來完成這外形變化的圈子的，這樣的，我現在簡單而且平靜的宣示我的靈魂。我將他宣示，是希望我的內祕的部分，能變成了普遍。』

『這黑暗的、世間的、人的靈魂，帶着甜而且苦的法悅而燃燒着，變爲尤其純淨並且接續登那圓滿之無窮盡的階梯——向着永遠希求而又永遠不能到的處所。』

『他渴望着一個奇蹟，並且已經允許他了。』

『而且這世間的生活——我的生活——這不是一個奇蹟麼？生命是

這樣瑣碎的，這樣斷續的，而且又這樣渾然的。

『因為我便是一切，而且在一切中，而且我只是我；此外更沒有別的東西了，過去不會有，而且將來也永不會有。

『我有一切，但我不會有你。你和我同是一樣的。

『你到我這裏來，你愛我！』

二

梭羅古勃是俄國第一個體裁家。他不僅利用了俄國語的柔輦性，從中抽出那最大可能的好聲調來，而且他又特創一種句法，能在極簡單的幾個字裏，表出一種特別深切的情調。他能將極少極簡的幾筆，現出周圍的空氣的感覺來。他有些隱晦，這便因為他的藝術，常常傾向於「音樂的」的緣故。梭羅古勃在唯一的會晤（譯者按他許可會客只有這一次）時，曾經說明他的隱晦的緣由。他說，一

個人看了他的小說這樣想，別的人又那樣想，這都是無妨的，從他看來，正存着創造的全理想。

『我的自我——稱之爲梭羅古勃——好像是各種遺傳影響的總體。誰能辨別在我的著作中的我，那一點是我自己的，那一點是我祖父的呢？但自然許我將幾代的人所經過的一種感情，託生在言語裏。勿以爲我之不能解釋我的著作，是因爲我不願意。其實只是我不能夠。我在這樣的一種情調裏，成就了這樣的一篇詩。在那詩句中，我說出了當時所要說的話。這是完全真實的，我竭力的去尋最適當的字，使與我的情調相和諧。倘若這結果還是晦澀，那麼在一個特別會見的時候，我又怎能夠更明白的說明當時的情調，這我已經遠離，而且忘記了。』

但是，著者卻以爲無論在小說或詩裏的情調如何特別，他總會在有些處所

可以得到「反應的精神。」

這句話或者是詩人的誇張，或者也是真實的事。梭羅古勃最好的著作卻是
非常巧妙，能激動讀者的想像，到一個可以驚異的程度。他有誘引的異常的力量，
將讀者引到他自己的情調的旋渦中間。在他的言語的隱藏的意義後面，有着誘
惑的力，能使讀者神迷而且強迫他去加入作者的內省。他所謂『內祕的部分變
成了普遍』的意思，那便很可以明白了。

自從有了梭羅古勃的宣言之後，他的個人便應該在他的著作裏尋求，無怪
幾個俄國的批評家，信了他的話，到他著作中去讀他的生活，略如哈里斯(Harris)
的研究莎士比亞(Shakespeare)一般，但是更有緣由了。這在他的名
著小鬼裏，特為真實的；那些批評家確已錯誤，因為他們不能從他的材料和創造
中間，看出一種區別來。他們的理論和結論的樞紐，是說梭羅古勃的創造的人物，

那鄙陋的惡意的丕壘陀諾夫是一個學校教師——並且梭羅古勃自己也曾做學校教師。然而梭羅古勃的小說裏，講起許多學校教師，那些學校教師卻並非都是惡人。

三

梭羅古勃於一八九二年開手作小鬼，一九〇五年在雜誌上陸續印行，至一九〇七年，纔完全集成整冊。立刻得了名，不久便印至三版。近來第七版已經印出了。但在一九〇七年以前，他曾作幾節極美的短篇小說和詩，卻毫不爲人留意。

批評家安飛泰德羅夫 (Amfiteatrov) 將小鬼來比郭哥里的死的靈魂。

這兩部小說，在精神上都是真的史詩，都具有俄國小說上少見的一種特性——一個喜劇的精神，——雖然他們的背景都是悲劇的。而且「丕壘陀諾夫相」(Peredonovshchina) 由教師丕壘陀諾夫而出的這一個字，也同時發生了。這